

# 散文心语

□ 刘云

痕,他们就是为寻找来的,寻找丢在虚无中的灵魂。我们要建设这样的乡村,让乡村保持她的传统,又充满现代活力。我们的新乡土散文书写这样的散文,是远景,是希望,是写实,是日常,是回忆,是联想,都可以;写活新乡土上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庄稼植物、牛羊鸡鸭、山里的野物、天上飞的鸟儿、水里游的鱼儿、田里的青蛙、黄鳝,村上的伙计、镇上的干部、县上的领导、市上的首长;乡土上的贤达、草药先生、学校老师、风水先生、杀猪匠,也要写活他们,写乡土上新的爱情,回到乡土的,走出乡土的草木一般活泛的爱情。我们把新乡土散文的心真正地放牧在乡下的土地上,像一只羊经历春夏秋冬,用乡下的水草粮食化身血肉,让我们的散文活得油光水气活灵活现。

出现,形成表演与欣赏两个主体。这大概是汉族文化规制在音乐生活上的集体意志的体现。汉族的单独个体演唱不大出现在公共场合里,更多是私下场合,如各地民歌场景设置都是男女私人场合,这有几分神秘性,也是对千年礼教的几分晒笑。汉民歌也多是私下唱和的。多数少数民族喜欢在大场合集体演唱,他们表演者与观看者常常化为一体,整齐脚踏动旋律节奏,体现整体神性,他们往往以这样的仪式接通现实与神宇,有宗教意味。汉族不习惯这样的广场音乐表演形态,他们的音乐表演早已专业化了,当然今天普遍的广场舞又当是另一个文化观察。不管怎样观察,歌唱是人类的本源性品质,是人类生理和心理共同锻造出的人性灵性,就是天性。唯有遵从天性并涵养天性人类才能获得有血有肉有温度有态度的幸福。

出后,并未主动投稿发表,挂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倒是多家杂志平台和网络平台联系刊发,看来“2008、2009”两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大家关注深切,情系“三农”是文化的共情,感谢时代文化的良知!

53

我和一些散文朋友交流,我我要把散文写好最好也学会写诗,古体的、格律的、现代的、自由的都可以,这其实是一种重要的门槛式的文学训练。散文、小说、影视文学、舞台艺术包括文艺评论中自然氤氲着的诗意,是十分宝贵的文学成色,它像花朵之于春天,茂盛之于夏天,果实之于秋天,白雪之于冬天,是神韵,是精神联想之柱,也是生命明亮的表达。良好的诗歌训练,能使叙述文学表达更有灵性,更自然抓住叙述和描写的特征性要领,习惯用形象说话,习惯把思想的议论巧妙地放在文学所呈现的形象后面去,让文学多一重内涵和意蕴,让我们善于用诗歌的意象修辞、诗歌通感修辞扩大叙述手段,让文学在叙述的过程中成为精灵。包括写作的结构性考虑、详略、实写与虚写、材料组织等,都能从诗歌那里得到借鉴。阅读诗歌并有诗歌写作感,是写作的福音,给写作增加自信,打开了文学想象的天空,诗歌是艺术之趣,带着作家的联想在长天飞翔,这是新的角度,它会让你作家背负青天朝下看,世界原来比平视更生动。何况,文学种类并无严格的分家,诗小说、诗剧、音乐诗、散文诗、歌剧更是把诗歌、声乐、器乐结合在一起,创造跨体裁奇效。欣赏京剧、昆曲、汉剧等中国气派的歌剧,特别有诗性收获,让人有穿越感,总能让心绪成弦,产生共鸣。中国现代诗歌自“五四”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有飞跃性发展,在当代文学中是最富革命性与创新精神的,至今在文坛仍然是活性因子,诗歌的发展让文学保持鲜活和富于话题意义,至少不长时间就会有诗歌的小石子投入文坛之池,溅起水花。特别提倡散文写作多向诗歌学习(当然也要向小说、戏曲、电影学习表达方法,学习它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让散文真正包容并蓄,天地大开,视野广阔,洋陆穿越,让散文更加自由,好写好读。

54

有朋友说《玉米还乡》这篇散文像是小说,或是用小说的笔法写的。我承认这篇东西真可以小说来读,尽管可能少了小说应有的叙述趣味。散文与小说并不天然隔离,当然可以相通,小说的散文化、散文的小小说化,这样的议论都不隔。这篇散文里的事和心情都是真实的,我没有说明地方、人物的名字,其实是在乡下采访时遇到的人物,也有早年我在宁陕县工作时,2008年以后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乡村人物和事变,有综合到一个散文人物身上的动机。多年来,无论从事行政工作,还是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我在政务履职、新闻宣传以及业余文学创作中,一直心里有一种挂牵,那就是“三农”问题,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变化,而且这变化是那样深刻,必将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特别是“三农”问题的破解仍然在路上的当下中国乡村,我称之为老屋老家的所在,其长足有效可持续发展是眼下的问题,更是长远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找到好的路径,摒除一切浅陋观念,真正从民生和市场两个方面,从产业经济发展的本质意义上,把“三农”的大事办好。因为一定会与相当多的人还得留在乡村,乡村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极,必须尽快发展繁荣起来,真正从乡村经济、农业产业化、专业合作社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代化的层面转化起来进入新时期新格局,这一直是我观察的心局,也是我的作家自觉意识之一。在“三农”问题上,我多年来有一个判断,尽管这个判断纯粹是私人之见(不少关心“三农”的朋友私下交流时非常同意此见),那就是乡村人口“三个三分之一”常态化变动的判断。有专家判断到2035年中国城市化人口有望达到74%,仅就70%算,未来乡村仍然会有4.2亿人口,这过4亿人口中,三分之一在乡村常住,三分之一进入城市有望转化为城市常住人口,还有三分之一从城市退回乡村,这样的格局会成为循环的常态,处于动态变化中(这还不包括未来可能产生一种城市人口下乡新机制,一部城市休闲和创业人口回向乡村,这虽然是观测,也是可以展望的趋势)。那么总会有2.5亿或过3亿人口留在乡村,近年又有“三农问题”专家判断,未来依然会有近5亿人口留在乡村。不管多大的数字,农业作为三次产业的三根柱子且是承重柱之一,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吃饱吃好成为头等大事的现实面前,这根柱子必须矗立并粗壮,乡村新经济新文化与城乡之间、三产之间、供给和市场之间互联互通的大路必须拓展拓直。我们的文学特别是散文的眼光不能从乡村身上游移而过,得凝视之,观察之,表现之,为之鼓劲、呐喊、叫好!

55

我反对大树进城,人挪活树挪死,你见过有多少大树进城成就了城市的绿色和茂盛?城市有多久,树木当有多久,城市古老而树木年轻,这是时空错位,得时间慢慢找齐。走捷径,把古树的生机硬搬进城,任你脚下天大的道理来也是不足为训的,是可疑的。这些年我们讲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从产

业链意义供应链意义文化融合城市上讲的,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或城市的郊区、城乡接合部、城市踏脚石,乡村以自己的自然的社会产业的连续性循环性形态保留魅力,以生命形态上讲,城市是城市,乡村是乡村。乡村必须是独立的实体存在,它个性、变化,形成自己的生命张力,而绝不是城市的附属。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是建立在乡村独立性基础上的,它是自己钟情的社会生态是完善的经济实体,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高速公路、高铁连接,也有千多条乡村小路连接。这样的观察是痛苦的,但也是非常必要和深刻的,文学必须有这样的视角、触角,散文作为文学快反应,更得这样去观察,无论是乡土散文,还是城市题材散文,城乡的话题都是现实的,真切存在的,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56

有时诗歌叙事比散文叙事来得自由,故事和人物在散文那里讲究还是多,有时不好写,怎样塑造人物,他的形象、性格、言谈举止,这个人物背后的思想,然后怎样举例材料,哪些详写哪些略写,哪些铺垫,哪些反复强调,总之散文叙事的相对完整性决定散文本身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它还是受文体制限制。诗歌的叙事方法是独特的,很多省略的东西,比如过渡的、背景的、场景交待的、人与事物所处环境,都可以诗歌本身的结构叙事方法安排得当,阅读起来不违和,因为这就是诗歌的方法。当然散文就是散文,即使是散文诗也离散文太远了,离诗歌近了,它就是诗歌,跟散文没有太大关系了。我思考的是散文可以多少少借鉴诗歌的简略和高度概括,特别是特征性叙述和描写是诗歌的长处,极易帮助作家抓住叙事的精妙从而营造散文叙事的新境界。有时叙事也好,写人也好,抒情也好,不须太顾忌散文文体的细密性,大跨度调度材料并使结构更加活跃灵活,也许就能赋予散文新的自由,散文向诗歌学习真不是一句空话。诗歌如果不抓住特征逻辑选材,即营造别人没涉及过的意象,那诗是没法写的,写出来读者会说没新意,诗歌更讲究诗人的特殊经验,真正属于诗人的灵感是独有的,绝不与别人重复、炒别人的剩饭。这样的要求对散文也有意义,优秀的散文写作不仅要考虑好题材,有了一堆材料还要提炼“散文的意象”,意象是个纲,纲举目张,或是灵魂,赋予散文通篇灵动起来的内在动能。散文的意象是什么呢?向诗歌学习吧。安康当代诗人中,产生较大影响力的,都是诗歌意象的独特营造者,陈敏、李小洛、姜华、万世长、白公智、鲁绪刚、胭脂小马、玩偶、小指等等,都有优秀之作,还有李爱霞、王绪珍、杨运菊等等,诗歌气象也相当不凡,近年旬阳新乡土写作的诗人人物柯长安,也抓住了乡土表达特有的意象,其新乡土诗达到一个新高度,开创新格局。近年安康散文写作也有新秀成长起来,有横空出世的惊鸿,像王妮莉、王仁菊、石昌林、张朝林等,他们的散文充满诗意,让人期待不已!安康是陕西诗歌的重镇,其鲜明的生命气象就是新,就是在诗歌本体上的新营造,而不是在小僻路上和小圈子意淫,让诗歌一地垃圾。在上述诗人那里,他们已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诗歌意象之林,杂树生花,山山生诗。比如说到“陕南女儿红”就想起陈敏,说到“安康居”“省下我”就想到李小洛,说到新民歌就想到张宜强,说到“万家山”就想到万世长,说到中草药入诗就想到胭脂小马等等,安康诗坛的自草景象,很值得安康散文作家们走走家门,跟诗歌拉拉手,在比较中受用。

57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堂而皇之的话,在文学的观察里这句话其实很可疑。文学使草木自带感情。或许,人把感情寄予草木,不是逃避相反是勇敢的自我批判。面对山里的大树,什么样的文学语言都难以传达人的感动。勉强写出来,是写作者的失败,其实一切经过人过滤的文字都不适合写大树木。你得承认这个世界的神奇就在于人类至今仍不明白这个世界之万一,或许更多是以黑洞存在(思想的黑洞、情感的黑洞、理想的黑洞)。可贵的是我们有想象,美好的想象和不美好的想象都成,这让我们人类活得苟且而又勇敢。散文不一定什么都能写明白,所有的文学观察都是相对的,何况文学的理性、真理、救赎、誓言,说到底只是作家个人的,有幸与别人共鸣,就要感谢文艺女神的眷顾。所好我们保持自知之明,这是人类清醒并向上向前生活的力量之一。希腊德尔菲神庙有三条箴言,“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生存与死亡就在一瞬间”,这与中国古老的训言异曲同工: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患人不知患己不知也,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有所为有所不为,过犹不及;未知生焉知死,物极必反。以上道理中国七千年前伏羲时代就以八卦之理告诫我们,今天我们还在苦思冥想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很多事想不明白就不要勉强,要向大树木学习。散文中的哲理、思想、疑惑,有时就是一个提法一个线索,只是写出来有时智者指点一二。散文中有时表达的混乱与迷惑不确定性摇摆性或许正是散文此时此刻必选。不必什么都明白,有感觉就好。

(连载之五)

43

这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初的上十年,基层发展进入一个良性的健康的有后劲的发展时期。经济建设上思想解放,招商引资讲究落地性,整个发展的效率较高,群众产业增收劳务增收基本都令人振奋。那些很多真实的事都化作我散文中的人与事,至今翻出来看也能再次陷入感动。那时基层干部工作多么扎实,离群众很近!那些年,我们在宁陕很多工作都有率先性,如群众连心工作、中小学生营养工程、通村水泥路工程等,都具有开创性。虽然是几年前的事,这些事融合的道理甚至真理,在今天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今天,基层干部群众间的距离是明显存在的,“干部干,群众看,群众给干部提意见”,这多么尴尬。过去也有,“干的干,看的看,看的给的提意见”,说法相似,本质可就不一样。那时,干部带着群众干,干什么呢,兴产业,搞林改,发展林下经济,抓民生工程,招商引资,开发生态旅游,群众都参与其中,发展就是立足在群众利益上,群众就欢迎,听干部话,和干部一起努力把事情都干成了。也有情况发生变化没干成的,群众也不怨干部,反倒安慰干部尽心了就对对哩!很怀念朴素扎实的群众作风,心里装着群众利益,所以胆子大办法多敢负责,稍有私心情形就变了,群众就渐渐离你远了。尤其形式主义东西,群众一眼就看清了,作践干部搞日古晒,日巴款的很!群众明白大话假话不管账,做事就来实的。我很感谢自己那时竟然写了这样的散文存下来,今天我还敢放心自问仍然心存诚意吗?!这样的散文我那时还写有《醉卧长安》《惶恐三章》《秦岭问农记》《春天是立住身子的》等等,发表后反响都好,因为写了农村的现实,传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感谢散文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44

我有幸在秦岭巴山都工作过,我很感恩这两座山。在我心目中,这各有其名的两座山,不单独是个体的山,是山岭,是山系,说到底还是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区域。如果不是汉江分开秦岭巴山,其实就地理大势而言,这两座山就是一座山,他们从脚跟上就连着的,最多北边的叫北秦岭,南边的叫南秦岭。这样说一点也不违和——事实上,还是违和了,汉江就是神奇,一江分两岸,十里不同俗,秦岭与巴山,细分真是不一样的两座山,秦岭是秦文化,巴山是楚文化,里面的研究可做成大论文。从历史的主要时段看,秦岭也好,巴山也好,一直是中国生态自然发展相对中和的地方,这些年更是如此,两座山的昨天今天明天就是一个最打人心最有说服力的绿色发展的自然建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些是新理念更是老道理。多样态,是秦岭巴山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理论模型,也是实践成果,在多样态下产业链文化链都包藏值得我们深挖。比如把生态的、绿色的消费目的地,或地域性绿色消费市场,真正在秦岭巴山间在汉江谷地间建立起来,形成有机互联互通的内循环市场,有效引入绿色消费基金于安康,那样的情景就是安康最好的发展样态。回到文学的视野,散文中的关于生态性和多样态,或许很轻松,散文中的学术话题和一般文化话题,也不是什么惊人的主题,秦岭巴山里的自然样态就是那样存在着,你有悟不悟它都是那样——从自然样态的良性选取中得到发展的启发,才是最最重要的、最重大的!在这些方面和层面,文学特别是散文可以说多话了,不要怕不深刻,不全面,每一个个体的绿色实践对绿色安康都是本质意义上的,散文说了不怕闪了腰。

45

中国乡村一定会回到新鲜而又温馨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户的周而复始,小恩小惠,小里小气,所谓新的乡愁,就是新的乡村,成为城市远景中可以怀想的灵魂牧场。乡村无论怎么变,不变的永远是土地上的生长出产,是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是大地母亲给人最后的退路。那样的农业,那样的农村,那样的农庄,农民是真正的主人,来到乡村的人们,作为客人和过客,让乡村在心里的底片划出印

46

有些散文写完后过了多少年再回头看,真是想不起动机,但文字还有温度,还可以生根发芽,可望成长出一片青乎乎的林子。写作如作曲一样,不单是信手而为之的事,它需要动机,文学的动机和音乐的动机一样,它让通篇意象、叙述、描写、象征、暗示、故事与人物等等成立,让文字本身有意义。动机明朗,或者隐晦、高大,或者低微,它们最终都会指向一个可以反复申明主题,或者只是一个渐渐意味深长起来的意境,说不清的东西深藏在那些叙述和描写之后,时间久了可能作者自己都说不清初笔时的心情,作者也产生读者那样的陌生化效应。所好文学不是说明书,也无须像行政公文那样条款明晰,文学的动机要使文学本身变得混沌,从生活的零公里处开始,它要努力向生活靠拢,向生活的内心穿插,拒绝一清二白、非此即彼,也不喜欢简单类比、陈旧的象征,这样的文学会变得好看一些,深长一些,它让读者参与进来想象和思考,成为文学完成的一部分。

47

在纯粹写风景的散文中,思想是怎么深藏或展露的,这完全由不得作家自己,是文字自由流动,翻动浪花,一路走来,或徐或疾,有意无意地泄露了思想的藏身之处。一片单纯的风光中,完全的景致描写和在风景中触及的心情叙述,都是在帮忙寻找思想的身影,而思想也在双向奔赴,最后自动发现了风景和风景中的人。看起来风景中完全没有思想的痕迹,有的读者却读出来文字丛林中的思想,一篇散文总能被读懂,它可能就读成了,有了阅读的价值。当下散文或整个叙述性文学中,景物描写已不常见,文学怎么能没有风景描写呢?自然景观被文学之神转换为风景,风就是情绪就是情感,文学中的风景就是带有情感进而带有思想的艺术化的风景。大家不写的原因,是文学阅读的节奏加快的原因吗?大家思绪飞跃竟不能停下来看一段风景?还是思想是沉重艰涩的而阅读需要轻松?

48

我写散文《大地》经过了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我对黄土高原的细节化还原得益于我在几年时间里甚至四个季节里都走过黄土高原,那里的风光人事历史最后在我心中明朗化了,情绪化了,思想化了,艺术化了,最后一气呵成。我正式写作这篇散文是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那时我正在延安参加年度干部培训,我真的感动自己是黄土高原深处的一颗心脏,有力地跳动。朋友评价说这篇写黄土高原的散文是抒情散文,我不想承认,我的散文当然有抒情,但静水流深而不高喉咙大嗓门的直抒胸臆。我把散文真正的抒情总结为五个字:宁静的丰收。情恰恰在一切不言中。《大地》的抒情终于没能忍住,作者一次次站出来,一吐为快,在真切的黄土高原上,当人成为黄土高原中的一个小小的气象因子,长风、黄尘、浩雨、晴空、多云、草木、稼禾、村庄、人物,都与你有关系了,因为你已然是黄土抒情的一部分。但是黄土高原从不抒情,它只是叫远来者感动,感动生命的伟大,也感动情愫的渺小可亲。写散文的人,能够遭遇这样的伟大的感动是很难得的,至少说明你的抒情的细胞还清醒着,还能一批批换季,更生。一位散文大家评价这篇《大地》,说了五个字:心有千千结!他说的多么好啊!如果没有心这千千结,散文怎么得四季惬意啊!保持散文骨子里的抒情性,但不必像朗诵诗那样直着脖子,散文不动声色,只在心里大雨滂沱。

49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喜欢也最擅长歌唱的民族,至少在少数民族的群体印象中,歌声就是他们的图腾,音乐是他们灵魂相接的翅膀。在我们刻板的印象中,汉族是不擅长歌唱的,他们矜持正襟危坐似乎不苟言笑。其实不是这样的,从有本有宗的《诗经》起,汉族的文化大河中,歌唱从来都是翻飞的浪花,掠空而过的飞雁。只是汉族的歌唱习为程式化仪式化了,比如化入戏曲,形成中国式歌剧套曲,化人民乐,歌唱中的人事成为音乐叙事,以纯音乐的形态流传,或化入庆典祭祀仪式化演出,以乐队表演的形式

51

我有篇散文写到20世纪70年代乡村还存在的打猎护秋,作为山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守秋护秋是重要的农事活动,它不以增收而存在,只是为生产止损。乡村狩猎是传统农业文明多样性留下的最后一抹温床,让人怀想,感受到彼时农业人生的艰辛与趣味。尽管今天山地农业收成还受到野生动物的侵害,在一些地方成为农业主要灾害之一,但我们没有理由让猎枪回来,让它高高挂在记忆之壁吧,成为我们偶尔想起的往事。狩猎的故事流传下来,那故事中的很多人多还活在世,他们心目中的狩猎当然早已逝于往事,每每说起心情或许并不十分激动,那毕竟是往日农业的无奈之举。今天农业生产过程野生动物的侵害问题,也仍然是一种无奈,只是这种无奈在农民兄弟那里耐受程度已然大大增强,他们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事实上的农业损失,人与野生动物第一次实现遥遥相对,各安天下,这是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进步,今天乡村发展的适应性已大大提高,因此不必用猎枪为农业止损,何况国家也有政策为野生动物买单。我写这篇散文本身也不是怀念狩猎,我只是想呈现那样的时代中个性鲜明、灵魂有趣的故人,他们在极其贫穷的年代依然活得生气勃勃,甚至有着我们向往的精神气象和高度。这就是《往日的猎事》的意趣所在。它与破坏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无涉。

52

散文《回村的路有多长》写在2009年,是那年之后两三年之间我观察世界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大量返乡系列散文写作与思考篇章之一,这类散文我写了近十篇,以《陕西日报》整版发表的《秦岭问农,冷暖民生》和《美文》杂志发表的《春天是立住身子的》为代表,前篇被陕西日报编委会向本报编采人员推荐学习,后篇被《散文选刊》等多家杂志转载,并收入当年中国散文年度精品选。这些写农民工返乡的散文篇章,贴近乡村表情,感受乡村体温,忧虑、思考并参与乡村在经济浪潮冲击下的种种变化,真正与农民兄弟同呼吸共命运。正是那年,我所供职的宁陕县委县政府动员全体党员干部在乡村全面开展“连心工程”,要求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党员都牵着群众的手,也是那一年宁陕率先在全省全国开展农村中小学“营养餐工程”,其后不久又率先在全市组织“农村连户路工程”建设。以上事件在安康都是深具现象意义的大事件,影响全省全国,是安康民生建设生动时代大画,将永志史册。我的散文有幸记录下这样的时代时刻和片段,及其那些平凡而尊贵的过程,表达对“三农”问题深深的关注之情,今天回头看看这些旧篇章,情感之切口依然新鲜,观察之焦点也不过时,散文记录时代深以为然。《回村的路有多长》写